



列子第四卷

仲尼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實。其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脩詩書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茲歌誦書終。

身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

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太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立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子貢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子路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

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
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
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
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
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
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
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
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
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
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

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
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
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
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
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
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
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

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
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
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
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
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
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
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
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
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
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

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
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
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
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舉。不以爲榮。國
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
貧。視人如彘。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
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
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
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
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

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
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
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
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
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
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
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
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
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

澁。畢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
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
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
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
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
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
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
聚。而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
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
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

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
備也。而無相任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
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
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
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
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
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
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
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
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

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
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眎者。先
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
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
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
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
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
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

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

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

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闕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筭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魂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第四卷終

列子第五卷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

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華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脗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嘗嘗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怒一作恐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彊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二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時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憤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諱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比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銘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麻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鯁除倚俞師曠方夜橘音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

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
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碎平音稱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具
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
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
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
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
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

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
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
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
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
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

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擔頂有山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音注於山下經營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

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
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
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方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
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昌兩然自失不
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
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
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
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撓則諸侯從
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

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
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井之也
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
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
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
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
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
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死
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
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

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鈞，荆蓀爲

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涓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好，徐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无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

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
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
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
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
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
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
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
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
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

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
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
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
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
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
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
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

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籟行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攄音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鼓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

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

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五感領反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斲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犂，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必一作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音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

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

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相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

視不以策。驕心閉體正。六。不亂而二十四路所投。無羞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輔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卯以睚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背受矢。鎡鏑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鷄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

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

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

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自心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列子卷五

三十一

列子第五卷終

